

集部

倪文貞集卷十五

明 倪元璐 撰

記 跋

成樂軒記

制於翰林院置館鍾鎔庶士簡耆碩為之師其讌室則師弟子退而求之之地也有軒軒然疏寮同牖命曰成樂葢聖人之言曰成於樂樂育者徵德焉故名之也子

惟今世之士以小技進於廷天子於其治人之材未嘗有所試之也然即不疑而授之任外者民社之大内者錢穀刑名之重即聽其自埏自埴未嘗爲立師以導之也庶常吉士則天子所選雋焉以爲此其英多而秀出者然又使爲經生而立師以導之若是乎天子之於羣士以通材待之而於其所選雋者顧以童子老生畜之則何也嗟乎此天子之意之所以異也夫天子以一節之長畜羣士而以成材待其所選雋者則已明矣何以

言之夫一節之士在於鼓其鋭以致其用故其所鼓吹於世有若咿者有若吼者有若噭嗃者劍鳴石裂霆布風號可以為聲而不可以為樂聲者於六律之和各執其一體而不能以相為故宣慈布闓之宫宫之屬也飭法振紀之官商之屬也命生敎聚之官角之屬也經洪緯纎之官徵之屬也辦物審器之官羽之屬也獨宫獨商獨角獨徵獨羽不可以成音一節之士不可以相天下相天下者其大在於平天下之情達萬物之和而其

微至於格穆清之幾轉元化之籥而其妙極於不自知金石以動絲竹以行匏宣瓦贊草木節之八者叅劑發響此非鼓鋭者之所能為而一節之效長已也夔曰於予搏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舞百獸而諧庶尹者樂之能而相天下者之成也且夫古人之為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為學之科條如是其詳且備也而至

語大學之成則必俟之興詩立禮之後故曰非得乎道者不可與言樂也今夫方廣之地尋丈之宮握卷者籠焉秉鐸者式焉橫經者稟焉登其堂天語琅如離文戛石鐘鼓之靈也入其室面耳互發玉石相攻管絃之和也進而奮踔經綸在手元氣在胸獸舞鳳儀之容也退而圖維不負君不負師不負吾學廣大清明之象也樂之為觀盛哉材于是乎成也巳軒成于某之歲董其事某命之者某追而記之者某

郡侯王公築塘通江生祠碑記

上虞之為國以江海為外懼而内親湖湖曰夏蓋方廣百里溉田一十四萬有奇艳柏溪江而歸墟于海往江縣白堰屈曲二十五里弭節塘角自狩其郊未甞過湖而問自頃居民規便抏巧取紋使水奔怒激射掟走而嚙上陳之塘上陳塘者湖江之所表限也時則名田千計奄化為江自是以來塘歲一決至崇禎九年秋九月潮乘颶威吼決棠家埭塘以尺計三百有六十沸洲連

山逆行羣飛海湖疑戰溝岍移奪廬墓徙宫於馮夷桑田歸䰟於滄海自虞注姚至於甬東凡淹没成禾千萬邑人大號其時上下睊眙無能治之者治之則益甚於是毘陵王公以南祠部郎來守越州余季父封侍御晉源公仲兄侍御三蘭方與衆跼閭齋沐聞之大喜至足躍几上曰虞不治矣吾聞王公節謦而思深節謦則能决謀思深則無墜計乃率七區之衆既籲王公王公應聲顔變投袂起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下令亟築塘既循

衆願計區徵輸又請之臺使者發鄉社穀如干濟之資用無絀遂以其年十一月築新塘明年正月築備塘塘成邑人皆賀王公曰不然夫以禦寇治垣而宿寇垣外垣之命猶寄於寇也不如逐寇使無睨吾垣者而垣安今江不歸而睨湖其勢不吞湖不止也乃又下令求江故道所謂塘角者躬乘樏橇履波蹴濤審端究歸盡得要領而慮餱糒之不供爲出歲俸什五曰倡輸者於是乎致材石簡斤鍾募丁徒立長督治金鼓飭條貫信罰

賞十千維耦如雲如風心串力屯爭水猶鹿排壅決塞
循滕趨肯神人靈協灘然應謀自四月甲寅至於五月
壬午江通萬情奔悅敬告厥成王公意未慊顧命更築
上陳衆罔測亦勿敢違益功致堅謹治如敎又相湖要
害江海咽喉如干所疏者益磧靡者益棧視蔭之輩譏
為蒽謀居亡何龍躩於江大風揭石高岸四隤木圍五
尺以上者悉拔而塘無恙衆乃愈神王公當此之時疆
隧阡塍可得而辨耒耜穀芟可得而求農謳於野婦笑

於室處者踊病者起於是其父老以為宜如制稱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其地而其士之髦者乞余為之記余於是作而嘆曰嗟乎天下事曷有任之不成者哉以其誠則必得之以其計數則必得之誠者天人所際計數者神明之歸也雖以申韓挾術計桑挾權自其為之必有其誠雖以姬公持禮孔子持道茍無其計與數亦何繇治天下乎昔者禹受命治水不敢曰有知三過不入子呱不字面目胈脛著其勤慮不敢曰有不知順用疏瀹

逆用排決淮渦桐柏致其神靈禹以聖人之才而不貴無勞之功以聖人之德而不貴無術之道是故禹者萬世之水師也西門豹則之以治鄴河李冰則之以治岷江王公則之以治娥巒之水夫水浮天而載地守地之貞行天之化故其人知貞知化則皆知治之也當王公之始事告之棘則棘告之憂則憂告之發號則發號告之出粟則出粟跦跦粥粥惟狥衆欲及其終事准權握機占微察遠流思周變神明無端人謀鬼謀咸有所不

逮矣故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西門豹之治鄴河也始于投巫終於鑿十二渠李冰之治岷江也始於立三石人三石牛終于分三十六江王公之治娥蓋也始於為德于湖終於為德於江投巫者使民不怒河鑿十二渠者使河不自怒立三石人三石牛者欲以力制江分三十六江者使江自制力為德于湖者使湖不畏江為德於江者使江不夷而為湖莫不本諸至誠益以計數近取諸心遠師神禹故夫西門豹李冰王公此三君者天

下之治才也縣王公之道以治兵用衆不出一年中原之寇可蕩然而人有不能者悲夫巧者貫楊拙者失墻洪水之難謀宜必甚於盜賊王公為其難而天下不能為其易豈不痛哉王公名期昇毘陵之義興人舉崇禎辛未進士美姿容鬚眉華悅其為人無欲有氣治其民慈健並行民受牒入對者無問絀信皆翔舞而出潁川南陽之流歟雖微茲功亦當祀也祠枕上陳而望塘角東去虞城三十里西距會稽境二十里先是富順湯公

紹恩守越建三江閘利越百世越人祠之三江其祠巽然孤踌百餘年至今而偶云

三做堂記 堂為大司農署額

崇禎十六年癸未歲五月十二日上面諭臣元璐司計經畫臣璐奏陳三說一曰實做一曰大做一曰正做實做者期與樞部通盤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被寇之地餉多虧折敗軍之壘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用足而浮冒之弊剔所謂實做也上曰樞臣馮

元颩户兵合一之說正是此意臣璐又奏大做者小生小節無益於數求一舉即可得數十百萬又必為利于國無害於民者悉心講求以圖有濟此所謂大做也上曰總是生財大道四言盡之臣璐又奏正做者以皇上堯舜之君而責治平之道於司農又選擇儒臣講官為之凡所設施豈可出於掊歛權宜之陋策臣必將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衡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凡皇上所命蠲必蠲命賑必賑昔年加派勦練諸餉可

裁者必裁臣必不敢以時詘强爭總奉皇上安民一言以大昭聖學於天下於以副皇上宵旰之憂勤而畢臣鞠躬盡瘁之素志上曰卿此言甚是真根本之謀聖賢之道欽此經筵日講官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恭記并書

董元宰宗伯書山陰令王念生勑命冊子跋

夫雨露竭澍而漿百昌之能雲霞極姿以賛穹元之色故征和九筞端蒸都尉之閤太學五經光發中郎之篆

何則瑟瓚黃流取殊榮之相報明珠華櫝亦聖言之所資也有番君之匹亦召父之流稟其孤清咲絶華亭之鶴出為騰踔啼過會稽之雞畫界蝗遷行車禽擁劉元明之第一徐聖通之無雙不其然乎屬以虞瞳遠矚察姑臧之絶蹤漢詔華飛役許燕之大手十行星爛條廉署能三命風申旌庭策閭如綸之致可得而觀焉夫物護甚則錦承人銜深者絲繡于是乃使鍾索之彥起而拏騫顏柳之英致其奔扶觀其體凌撥鐙法極懸鈫慓

慓如臨鄴下凌雲之牓飄飄欲舉絳州碧落之碑斯則
唐宗之所以疇妙于鉼盤魏后之所為躭佳于壁帳也
垂于覽者其道無方可識皇謨並資吏範大則天球之
貴小亦墨池之娛則知七寶合成月姊之宮有為璞鑿
五方轉換天王之目隨在摩珠呵以佩刀誓于淮水鷩
其神物渡延浦而龍翔考爾世珍對岐山而虎拜云爾

姜鳳阿宗伯制詞跋

鳳阿先生正學嚴節修能稔功昔在留京先子所畏既

五十年風道彌章如制所稱非有溢說觀乎天文愈知地紀星野相昭則有然者起喜之心敬應之道功言之致名實之歸循兹渾噩可得而求焉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言以其微詞著其大義也

周巢軒太史褒册跋

敬誦天章斯知聖學也天子方表崇孝經興勵庸德得一士篤行至以刲股救親聞者如獲龍馬天球矣高皇

帝之令民孝割股者有司勿以聞以為其事猶或可為而好名者將爭騖之若如封史之務為極難以為其孝者其始不回等于騃豎其終獲濟有若神明即有甚善疑人者豈可以比干刳心宏演抉臟為是殉名負氣好事而然制所豔稱詎非膚識乎且夫封史無他求捄吾親而已然而天下儒者喧之以為其世瑞其子史公秘之以為其家珍孝之敎忠子之學父斷有元會致于精微又非徒奉先捧檄之情桓榮陳庭之義事非衆著理

絕名言維帝知之當通夢賚也

王季重觀察撰嚴封公墓銘跋封公名起恒子

嚴先生之人王先生之文會稽竹箭東南之美也嚴多行義以富王先生之材王極致精以壽嚴先生之命天之所配豈得離乎若乃必得其文則幾欲操刀必傳其人則不以索米斯又可明姻婭之極義孝子之永懷矣故曰越有三仁焉

仲兄三蘭學使射書跋後

夫射以考藝而觀德焉戴禮詳其法周官悉其儀易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由來遠矣高皇御極之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學校即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三年旋定射儀二十五年復詔習射於射圃煌煌聖謨偃武而不廢武如此爰迨承平上者正裳笏坐堂皇雍容禮樂次者𩟐獵經史握鉛吐藻鼓吹休明六弓之設五射之辨八矢之調委庋高閣鮮有過而問者主上神武拊髀而思頗牧因可臺臣奏徧詔海宇習射祖制湮而

復舉樽俎折衝於是焉在甚盛典也仲兄三蘭文武兼
姿銜命視學豐鎬課較之餘時進諸長吏及博士弟子
咨諏方畧籌策綏靖日夕懷射虎射蛟之志而尤惓切
於新令之遵因採古今名將射要射病等言編次成書
付剞劂氏孟子不云乎工者不廢繩墨射者不廢彀率
是編固彀率之助也雖然兵法無過孫吳穰苴淮隂諸
家今其書具在學者有能窺其旨否驃騎教之而不受
馬服子讀之而僨軍其成敗判若天壤然則書又何可

泥也射伎也而道存焉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頋多士交相朂於簡牘之外以上報當宁則是編即筌蹄棄之而予兄弟與有榮矣

倪文貞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貞集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蔡鎔

倪文貞集卷十六

明 倪元璐 撰

題引

題元祐黨碑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

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題楊維節藝

文字一番開山即為世人首過以其人皆學之久而成蹊後賢變法便復聲禁厲誅謂不得復為某氏之學故豫章之務為奇文者不一日而奔走天下不十年而幾

受坑焚今維節此文余謂其開山之功倍於前人而過
決無有自余所見前人之享大名者雖甚孤奇畢竟以
光鋒誨盜今維節之奇乃在神性雖盜孤白裘手豈能
負之趨乎即使後有慧業能為之者亦何可指神性為
某氏之蹊如其不能雖更百年維節猶孤行也往見維
節文狂喜題須如維節所自叙云然大都以豐城劍辱
之耳今既六七年余言始驗雷令自天生將張司空亦
可得而優孟歟

題曹秋水藝

里中與儕輩平虛數其玄士如秋水行誼便是陳太丘其文遠攀震澤近驂會稽以僕論之正可兄事疑秋水不許也不悟因緣辱之兩廡不疑升階劉巴發忸眉山入室廬陵斂容固不誣矣且夫考德辨行未有不以文章者自秋水領解來四五年間文章一事飛瀾驚沙而秋水我法自貴寧不得珠不欲中誘則其人豈不可知哉古之立大品致大功者皆由靜定此二字符比於麟

篆入愬肆必飛去秋水慎之仕途彌多誘商丘雖得珠無觧惷愚況未必得珠且將失商丘乎

為林浴玄司臬作圖并題

林浴玄使君者道器之總輪法範所歸鞬也治越三年而有千年之譽然間者使君方賤陽驕而尊隱豹余亦且覩虎溪而疏龍門如木孔蟲不知天日亦藉雨露居然以肥既移歲星覩乎桐柱姊子徐生允臧等攀轅自崖鄭重惜别臨岐之訓興歎山麋賞及臨池而咨禨圻

于是一年矣徐生懼乎徙遠日墮揭筊而從為有光風不憂瘴雨因徵蠅點取塞前謀余不能辭道在戲謔耳昔周茂叔辭張載曰平生不識畫固哉周子也周子不知畫所從來由于龍馬周子承不識畫亦肯承不識河洛乎是故畫有玄理而余不能知其所徼通者丘壑雲烟而已

題徐師一孝廉近業

燕公論富嘉謨之文濃雲蔚興震霆俱發誠可畏也施

之於郎廟則駭闔朝隱文靚粧豔服趙舞燕歌觀者忘倦施之於風雅則譏斯言形物可謂巳至然使軒訇之音托於鐘鼓則亦不駭矣天人之容正以環珮則亦無譏矣今世之文皆以迂救仄以怒救迂以厲救孺以嫣救厲而吾友師一氏猶然笑之師一氏以為其救若此不如無救也其所以自治其文章者骨起肉隨色敷體立豪不役魄姸非弄姿升雲雷于闕廷薦歌舞於名物嘉謨謂之健卒朝隱呼曰婦人凡儒者丈夫之為文章

則必如此矣非其人之靜凝澹遠誰能為之者乎

題張肯仲藝

闈中以五策識張子士既第固且經世即偶為文亦皆為經世設也取士之法上觀三年下觀百世瞳光所注大都什九射其方來耳今張子特以其舉子業自崖攣攣夫由張子之道以教天下舉子之為文使必為其專氣足理奔才而不叛者既以功已必能福人是亦安可沒哉張子未遽服官余告之曰即一歲居無所事事必

益治其文章柳子曰感恩報國惟有文章非曰國華也道之可以起智造力無如是器良者茍致專積久為之忠孝悉出豈特力智乎張子問余為是經世文耶抑舉業也余曰無不可

為潘安祖題文衡山先生畫卷

先生楷書為國朝第一畫如其書道疎嚴貴由工人物亦繪家楷聖也此卷體切諸家各能得其神理要於我法自見為可貴尚安祖投余索題且半年余愛之故不

應命比于投轄冀得久周旋耳今將别去不得不歸既别安祖又歸此卷旦夕情懷正如中酒因歎今人之致定不如古人今欲為褫帶卧觀則能之為扳舩欲墮則遂不敢何也

題曹方城靖海一籌

馬稜為虞詡曰君儒者當謨謀廟堂乃在朝歌吾甚危之斯言誠不識詡亦豈為能知儒者乎凡為儒者必明吏術明吏術則必辨賊尹鐸但自任不為繭絲耳不知

其能滅智伯牆銅屋矢妙通其數年前前人神明之事
此非幾倖適然為之者也天啓崇禎之間置一曹方城
於閩同而閧同大治海寇作而不害綸扇鯡韋迭御堂
皇籌之五年勦撫俱効今讀其言畫地聚米應鏃投捩
守距環脫動口鈐符夫以韓白在壇留泌居幄即多秘
計要其鑿然如斯而已自是遂以召入禁中計天下大
事連奏劾大將之否不律者人雖危之益貴其識皆曰
使其秉樞坐籌殺天下賊當盡今且以讒去投之瘴鄉

嗟乎今天子之治豪傑有如漢高顛倒之而後盡其用豈可以一端見乎吾固嘗懷二策未之敢獻其一曰今天下之賊皆庸才奈無殺賊之人其二曰今天下之才皆勝賊奈無任才之法撲賊久不滅與其責將不如責吏用尹鐸一策也激才久不出與其求功不如求過赦魏尚又一策也

題王懋遠孝廉近藝

與王子安孝廉石交三世前三年始相謀同巷居籬壁

連互既鄰切晨夕深歡素心而顧心嚴是父子與學强
才自此亦不復能有酣呺李雅百萬買鄰僧珍顏延之
胡床隔籬一聽張鏡之譚頓失豪舉余于二王兼斯二
者懋遠之文精湛如廼公而別有昌華騫其氣采假以
其文章為之書法而曰獻不如羲此真外人豈得知也
懋遠今歲纔及終軍棄繻而羣越之名彥老宿拱手而
讓之牛耳者巳八九年恠天下有才蚤慧如此以懋遠
視余未止上下牀其推鸞姿游燕宇者謙謙也抑不可

不服余知已每小戰射其名必第一或得第二今秋以意決之必第二又得第九人人瞳光大都不相遠必如曼倩發謎亦正難耳然余甚貴其人靜凝使持天下事不必不如廼公健決也若以其文章之力恣其情才處承明之廬正堪作賦追乎漢人必及枚左使懸遠不作賦七發三都竟當單行也

題徐漢官孝廉近藝

漢官徐子之文之可尚者以其氣靜而體安靜使氣靈

安使體變主其静安而天下之鋒力才態皆可磁引燧

呼而出之也故以徐子之文置之金轝玉馬之側愈見

華處之土鼓陶匏之間愈見質是則天下之華質無有

能過乎其文者此由其讀書多也徐子讀書日夕與秦

漢人卧起雜賓即是徐庚下令逐客元白歐曾亦在逐

中矣其宗多名卿鉅儒有所取友揭笈太平之山問奇

獨往子獨往子者吾同門友一我儀部投簪石隱自矜

為林下一人者也以彼之孤神岸節取而為之文章烏

得不有其磊落英多者乎諸子或問以徐子任天下事其將濟乎曰必濟何以知之曰其骨强骨强則志立志立則材聚也

評徐止吉時文

徐三甥之為文長云吉刻峭季謙吉道凝而仲止吉特以明華澹遠執其中權兄弟自相師而情操互出如此故人謂徐氏多才足致柳鳯也然大戰或失吾有三説益之長甥欲車轂轉宜治以脂季甥欲縱玩鶴飛宜養

成其趣而仲甥欲書法精宜使入木三分苟靜氣專志求之皆可得耳仲甥勉之并以吾言告二子

題何立夫程墨大雅

吾門士何立夫者藝壚之崇帘才機之精縷其意欲以舉業治世王鈇治文以為錙基讓時衣裳取嫁雖有屠龍不如摩烏矣夫今世之才極于巷戰巷戰者之所為騎危涉淼意亦凌躐道既出於青蠅弔客後世子雲之謀顧其心所射乃在三年三年不得不泣則歎此為執

彈招烏手悖其情立夫曰吾何可以不正之哉刻程墨大雅

題徐云吉詩草

鳥鳴有取於鈎輈格磔劍舞獨貴其渾脫瀏灕凡天下之好音在拗危器能歡物固有之詩亦宜然矣吾甥云吉天才獨高初未嘗為詩纔一為之便追作者愛其聲好而幽仄難尋當其鋒怒則姿華愈美此百篇者吾無一字王融謂其甥孝綽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

天下之詩慮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題素盟社刻

士各治社相尚為文章此即文運之升以為道取相勝不極才窮量則不止也越多文社而吾門士王子毓著英奇自命別以其聲氣集同人之有才者凡十數士鍵鏤鑽貫俄成浩編跡其所持大都以異制凡以尊制異是其氣正可以其社霸矣其曰素盟此言其願篤道同也然更願諸子循此志氣務為經制又進之為道德經

制之勝文章道德之抗經制是猶孫田上駟之逐下駟康叚西市之壓東市也若夫文人相攻自古已然魏文帝曰傅毅班固伯仲之閒耳而抒論侵譏是固不足治也

題史生復之游草

馬季長貴鄭生吾貴史子史子者其人驟交不熱久交不寒其學事古不愚事今不諂其文正視不詭仄視不平其遇小戰不退大戰不進從吾游三年吾不敢處之

兩廡吾使諸子從之亦三年承唾俱進一日忽感吳立夫之言慨然曰眼中不見天下名山即胸吞萬卷安能脫兒女氣耶遂欲仗劍出游直趨大江而北臨發來別刻其文十餘篇求敎余無言納其奚囊叓子問曰何謂也余曰以予好游語子游

題李蒼嶠近藝

李子之在吾門恭誠靜凝嚴著其骨吾雖甚親之亦必引為畏友其文特矜體持才賤同貴獨凡時所最鶩則

必棄之其所取者時彦皆以為不及也觀此即其所居身用物者可知已吾固嘗語人文章制時不過二法無或悮取無或悮棄棄人羣鶩譬諸鬬師懸拳伺虛承後者勝取人未爭有如奕者讓路趨利得先者雄天下之道一棄一取一後一先而已

題卓左車集

根天極人鑽宗貫德上有盤庚下至眉山而止其情與法無不取之今世膚言求解老嫗與學矜負牛蛇二氏

至死不相往來然不知世間牛蛇老嫗必知老嫗所通牛蛇必伏特非白香山諸賢可辦古今二才子長左車耳

題朱宗遠畫冊

宗遠所倣諸家人不可及者蓋有四傳以性靈傳筆墨以繩尺傳才力以學問傳意思以道理傳興會凡畫不性靈不法不繩尺不創不學問不空不道理不恠此皆以其小離為其大合世非宗遠誰可語斯凡宗遠之為

人與其詩文皆如此不獨畫也

題節孝祝母褒冊

夫地德曰貞女艱著節昔者共姜矢死則有栢舟之詩巴婦秉常是表懷清之築然而穠華顯術豐貨雄秦不知青宫貴匹欲改何庭豈有丹穴素封更謀西宿故雖晶志非必奇能富貴之資易為名道若乃縞綦致淡簣繙變哀席石岸然今惟祝母祝母者治閨之砥繩持世以弁繼跡其遭遘有甚共巴卓厥我儀實惟寒士慘斯

在疚方丁妙年當其禍汎舟河樂移琴鼓天橋夜圻雲翼晨摧生民至艱荼毒極苦華杞善崩城之慟曾陶凄離鵠之歌怨影懟空衣嶶食棘雖禮夜不哭而天晝為昏徒以藐諸未亡而已既乃收魂約痛署孝承嚴雖畜不卒我即其父雖庭無立我即其師雞黍絕甘用激捧檄熊丸煉苦誡冀庭烏相彼枲麻以興操績之教守其環堵而有徙舍之功是使龍文騰其虎氣觀夫文學鬱為名儒陟彼屺兮母也天只既年六十聲聞于天遂有

王言如絲婺星若鏡字褒紀季號亢宣文閭巷聚嗟以為盛事當斯際也不其康哉嗟乎天下名行墮於鬚眉皆以肉飛不知骨立即為情盡詎有義存宜死而倖生則無倫紀宜生而倖死則無功能所以王魏之賢亦皆易主張陸之烈亦不存孤若夫同穴之慕篤於匪躬握手之言嚴於顧命茹荼之義烈於吞氈鞫子之謀懋於定策衣冠靈晝道在婦人宜尊太君謂之聖善也于是里士社朋華文綺論霆訇雲薈填引篦隨雜以笙鏞壽

諸金石當在昔者致極悲悽不意今茲以為歡豔斯知雍門曼聲適催淚睫清徵哀曲反召翔禽聖人以致遂之業謂之榮華先王取幽怨之音被諸絃管有以也夫有以也夫

題女史素心畫為陳赤城給諫

意山而山意水而水亦似雲行亦似雨起別有天地非必畫理女媧以前想當然爾坡公有言不在形似管夫人云倒好嬉子吮毫之徒未有明此是何健婦膽男兒

偉畫亦有史女亦有士樂彼素心隔幃有咫秣馬秣駒江之永矣

議建全浙會館冊引

夫百人之聚亦有叢臺小國之儒能謀稷下況依宸輦最號雄藩而蠻觸分蝸參辰別宿冠蓋之氣散若星氛車馬之蹤隔于河漢維旅瑣瑣既爲燕宇鵲游如盲倀倀時或鵲巢鳩借龍襲非穴𢌞亡其光鹿夰離羣而伎其足致兩巳之戾䳜𪇗甚三物以詛埍箎惟十一郡志

意不咸亦二百年衣冠之責也今乘聖作適際朋來議闢廣塲聿興共宇傍天尺五幾延牛女于太乙之庭縮地三千畧彷枌榆為新豐之築苟成斯役其便多端葢以小繫蓬飄大堅葵向退食而連紀緘同心之聚蘭金三十六輻共持車輪千二百人齊棲祇樹斯明同舟合轍不墮歸趨亦若長枕大衾期通氣味況夫衆擎易舉不過閣下之一朝豈曰紛議難成有如道旁之三歲敢諏同志毋處後庚凡輸若干悉條如左請當衣餐適館

之日大書福星在越之占

倪文貞集卷十六

倪文貞集卷十七

明 倪元璐 撰

贊銘

關神像贊

吾儒而吾彼氏即彼凡乎三教統貫綱紀文予文人武畀武士凡玆二塗咸曰弟子威爽禁非嚴於律禮吉凶前民疑乎易旨帝王宗之隆於五祀庶民奉之過其祖

禰嗚呼開闢以來惟兹而已

高忠憲公贊

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死不虧國美京貫雞連鉤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為士鍛禁同文之甡為國洗辱汨羅之沚疇並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合軌當宋既灰敵隨其祀嗚烈取着所以燕市當明鼎滅闖干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

馬巳

袁節寰大司馬像贊

試之刑以觀其德其平在額試之諫以觀其氣其正在鼻試之賊以觀其謀其洞在䏶試之權以觀其壯其強在項試之多艱以觀其力其硬在脊試之先幾以觀其介其高在態腹笥經文起胸庫武戈止手探驪不怵足履虎不咥身恃之長城面望之景星鬚眉之謂男子衣冠之有精理嗚呼厥象惟肖是之曰照

贊黃石齋宫庶為吳澹人太史朱圖松石壽其

太君

不輪囷不龍鱗不磥硊不偃蓋母貞姝子大儒初荼蓼終難老化霜花為月華書莫紀畫有史豔厥祥未飾蒼筤鏞奏情文茂能言哉吾石齋

松何依依湘妃起大風怒祖龍赭之餘色如朱其骨强彌軒翔妃嗟異告姚帝帝曰咄勿翦伐後有娟保歲寒旌其概以斯賚石何家家女媧選五色抵穹隙煉不殘

渥如丹具體正日堅定媧貴寳告太昊昊曰嘻慎持之後有賢才補天報其母以斯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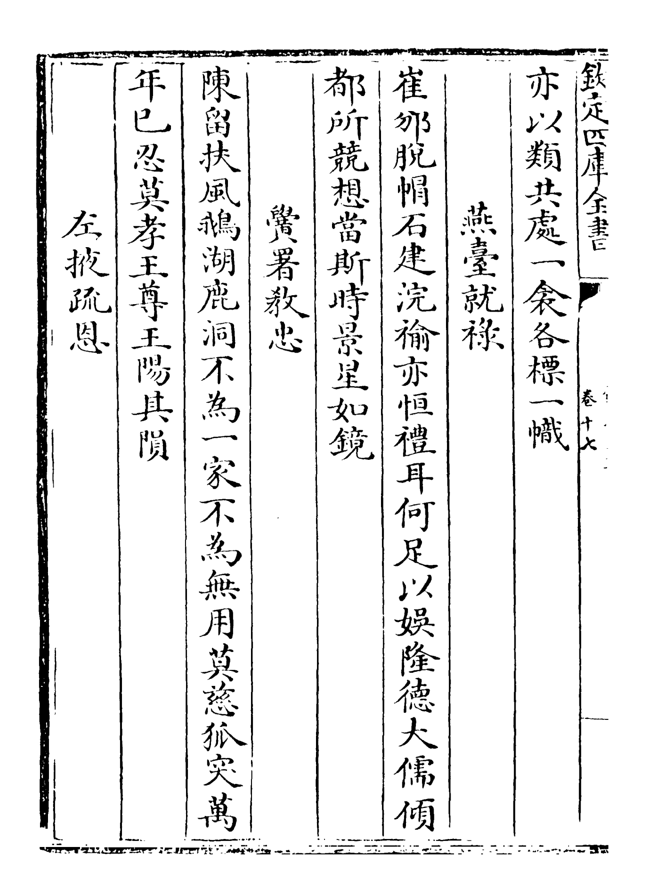
汪生洲司馬光德六圖贊

經席一燈

揚雄草元童烏旁悟廬陵賦成子斐宵護蔡光雙炳太乙分臨是父是子愧彼向歆

試邸共被

姜肱大共鶺鴒飛鳴孟宗廣連丁嚶友生父子道同則



亦以類共處一衾各標一幟

燕臺就祿

崔邠脫帽石建浣褕亦恒禮耳何足以娛隆德大儒傾都所競想當斯時景星如鏡

贊署敘忠

陳留扶風鵝湖鹿洞不為一家不為無用莫慈孤突萬年已忍莫孝王尊王陽其隕

左掖疏恩

守閽斷鞅貴其嚴節晝署聚米貴其偉說是有由來子謂伯魚誠實天章無輕父書

南陔愛日

以蔡藿事仲由嗟窮以要人事延之畏隆亦即顯名載其元致陔蘭陵華一日千禩

贊陳章侯畫壽兵憲王圖長圖作古貴公袞冕嚴服立喬木之下

臨水泓然旁列奇石石上紫芝數本

釋其華軒而巡阡陌蔽芾翹薪將無召伯循茲渚陸以

擬遵鴻衮繡赤舄將無姬公其必有圖牟彌𡻕州觀彼壘石將無武侯其必有侶東園夏黃䫌以紫芝將無子房

婁江張虛宇翁像贊

情之著形譬火著氣處燧而幽附薪而熾雖洞重垣之目不能以疑其偽父之傳子譬水傳器注瓢而清灌鼎而貴雖辨淄澠之口不能以離其味是故我瞻虛翁廣顙款頤澹乎無懷葛天之容而知其中之誠然我交天

如與學深文岸然天祿石渠之宗而知其生之有自

封吏部新安呂紹中翁壽飲圖贊

酒馨旁皇一客二主尼山之樽陳於矍圃公裴揚觶序黙致語壺公之筵陳於樓廡麻姑倒囊方平擲脯東西各招呼得六則飲汝一飲孝事親二飲動守矩三飲道延嗣四飲超俗處五飲無滯骨六飲德機杜呂翁岸然次第以舉千人萬人睊胎耳莫或敢取

馮禎卿諫議畫石贊

石習馮子其端如士馮子習石其直如矢故馮子之出則崢崢入而諤諤者靡不石而石之小而堯堯大則學學者靡不馮子畫之為道傳神而已

其一

天祿晝眠支機夜怪米顛有云豈得不愛

其二

尊嚴擬丈盤固應佚鮑龍踞咏過士致謀

其三

靜質嚴骨奇形正體得道以安其壽莫紀

其四

此老倔强與我周旋但揖之耳誰曰拜焉

其五

頑頑憨憨不可以仙叱之不起試與一鞭

百歲翁商景莘像贊

仁義拄其胸詩書皤其腹煖不染之衣飽無求之穀坐淡泊為窩聚歡喜為族經綸在婦麻笙簣在兒讀不入

朝何憂不入市何辱田少吏不喧病稀醫不促循此之道離垢合漠可使安期扶輪羡門捧轂而僅乃百年及期而足者此亦由其逃罥保清心壓塵俗而其於世澹然不以生為可欲

其二

聞曰火滅脩容恭必壽又曰敦其行其於言無所不信是以眉耉又曰徧為爾德則如松栢之茂又曰無勞爾形無摇爾精乃可以長生視久又曰聞道而色若孺秀

葢今觀於景華先生而知是數言者則皆不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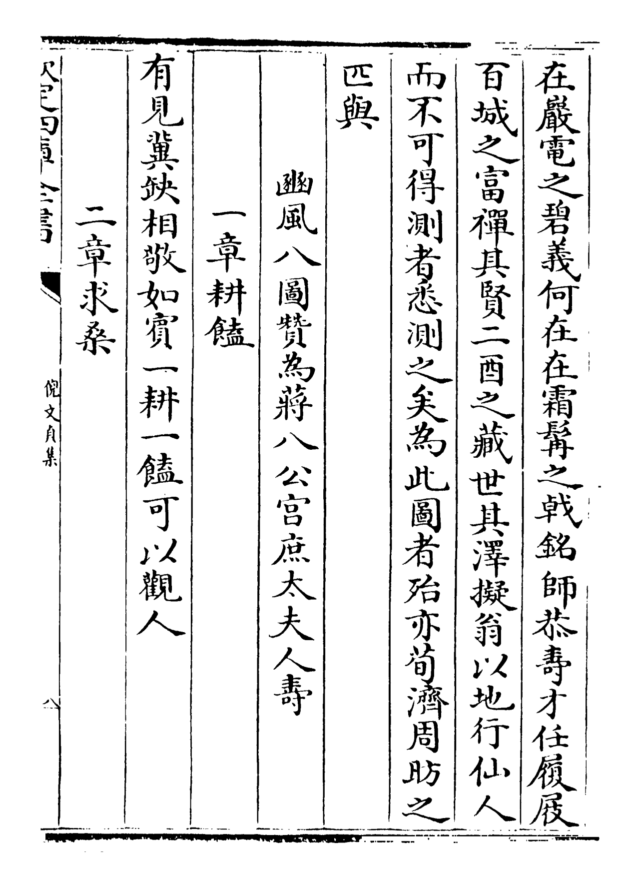
題彭天錫像贊

不可處之朝廷此非參龍不可置之巖壑此亦非冥鴻孰謂詔使之可圖姜子而虎頭之能貌謝翁不林不市者以此御空亦衫亦履者以此游通是故麇鹿之羣亦子之金馬王公之門亦子之牆東有五嶽之氣有九淵之容吾昨日揖其人歎乃生所未見今日禮其像如故人之再逢天下之難遇而易交者其惟是公

朱龍巖翁像贊

翁諱廷機龍巖其自號焉朱氏為姚江著姓世敦孝友而翁尤馴謹渾噩落落有古風娶陳孺人孝康紹先女也文史相莊偕老八十有羸豈非先民之遺矩末俗所心儀者與其與嗣君京翰同鄉薦不自鄙其詹詹者為之贊曰

德滿如其頎學廣如其額雲夢胸吞星辰手摘智何在



在巖電之碧義何在在霜髯之戟銘師恭壽才任屐屐百城之富禪其賢二酉之藏世其澤擬翁以地行仙人而不可得測者悉測之矣為此圖者殆亦荀濟周肪之匹與

豳風八圖贊為蔣八公宮庶太夫人壽

一章耕饁

有見冀缺相敬如賓一耕一饁可以觀人

二章求桑

此弱女子西陵功臣中裹衣被下叙絲綸

三章載績

敬姜朂勤漆室懷本得其道者彰施補衮

四章纉武

獵武多功獵文多藻不如獵德獵德難老

五章室處

智足遠患道在持盈入此室處是以攸寧

六章介壽

雙成奏笙飛瓊擊缶胡麻青精何如春酒

七章播穫

穫播相環貞盡元起甲子十周周又復始

八章鑿冰

藏冰啓冰陰陽道浹請進一觥坐觀調燮

壽胡母徐太君十贊有引

徐太君者不櫛之巨儒操績而談道者也彤管日書不

勝紀德絳幔如設可從受經跡其畫荻功成湔帬兆應

煉華才以熊膽告成器于龍文聖善之能于斯已炳矣行年六十方猶始孩寶嫠之輝連乎南極軒權之象正于西華閭巷方將宣引曼聲侜張廣論而元璐原無史識不善亟紛又以調奏高平未宜繁節風存静穆取副徽音極汰千儀濳形十頌實不能發東野草暉之義助李偉雞黍之歡爾康爾長載歌載咢云爾

其一

太君父景雍翁茂儒名德登第之年太君適生里人謂

之胎貴生數歲慧整不常執其麻枲組紃為本事而旁通儒典不迷指歸宗姻見者皆嗟歎曰此亦女士必至高位也贊曰

珠含于胎而其岸榮是希有寶秉瑞而生乃生女子載弄之璋夫何以故謂其非常

其二

太君事父母婉娩盡孝事尊章如其父母勿逆勿怠大虔滫瀡小毖唾洟人謂此曾閔也特戴幗耳或曰太君

之道從熟讀内則來夫太君或未必讀内則而讀内則者必心慚太君矣贊曰

曹姑著經以儀孔曾太君之學得其至精女必傷悲婦容和喜笄縦縞綦英人孝子

其三

太君年十八歸太公太公好修篤學太君佐之緇襦太公以是成名儒太公不第窮困亦無北門之謫詩曰琴瑟友之又曰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此言同德者有同聲

同聲者有同樂太君夫婦有焉贊曰
鹿門蒙山謂之靜友先生太君于鎮之偶不羞椎髻道
追孟光不泣牛衣心笑王章
其四
太君感月華而生聖游聖游出胎英著於啼其後聖游
感文章矯名行葢其兆見於此矣夫月者盛臣之儀體
貞貢華宜著文節又月為天使故聖游之官以皇華發
軔云贊曰

在月為華在人為秀蟾蜍匿蹤石麟乘候孔釋抱送虎氣騰上出胎已奇何必具長

其五

聖游生而秀異有黃童無雙之稱太君教之倍嚴庭立聖游既頴悟意似傲然不屑苦讀者太君曰學不加功終為天誤耳或謂太君母也何事嚴太君曰家人嚴君父母之謂也贊曰

陶母截髮孟賢徙舍豈曰天挺匪教是藉遠接祖德近

引父書母也天只良士瞿瞿

其六

聖游弱冠以其戴經魁天下名噪一時授官行人奉使命便道歸拜太君膝下太君受拜已容色如平時徐徐問聖游專對使四方往所誦詩今得力否贊曰凡有子者盡矜青紫女士母師志不在此使於四方嗟乎慎旃壯而行之詩三百篇

其七

聖游輶軒徧天下盡職精能三年奏績上天子以為才
下所司大報其自予太君象服如山如河太君對揚稽
首起顧聖游正色曰致身爾職也即不然盍為而母圖
報德乎贊曰
天子葵之副笄六珈太君戰戰曷敢以夸孝治至仁永
錫爾類敎忠至言靖共爾位
其八
詔求謇士主爵臣曰莫如行人臣某才節第一請召為

禮科給事中報至太君不喜曰此七尺非兒有矣已而攸者戲之中以危法太君不懼曰兒無罪天王聖明兒不死也贊曰

有才鞺鞳雲臺所攀以憂范滂而不啓顏有謠哆侈同文可懼以信曾參而不投杼

其九

於是太君年六十矣堂護護榮勝朋雲會或祝太君曰請得聖游即受命入補衮闕畢其功能揚太君之聲於

天下太君因是以御板輿覽王畿天子名堂公卿避路

聖游因是以益安意竭忠將太君所云報德者其在斯

歟贊曰

敬進一觴為衆母母帝曰欽哉予有奔走追鋒車上宣

室席前此闕平治能無輾然

其十

或祝太君壽太君曰謹辭人曰不然德之取年猶燈取

影故集千燈即得千影也太君苟厭多影何為益燈不

已乎請得太君以河圖中乗之數六十其六十者為地行驪母使天下知有人瑞國華理固有之顧太君母讓

贊曰

又進一觴聞曰仁壽理與數謀神足形守坤厚永貞亶其然乎姊呼戴勝兒畜麻姑

周孝愍贊 光禄周公應中女

孝愍抗節死而不欲發籧施之愧君子以為孝也頌曰

有健女子履仁蹈義蹈義者何死以晶志履仁者何死以冥事志晶道光其節之遂所以閔凶吾不得涕事冥聲銷其孝之秘所以籧篨吾不敢刺昔皇甫婦死豪强贄其詈申申弗之有忌昔秋胡妻死夫非類其嗣琅琅於何肯闕若夫尨也變從中吠若夫雀鼠獄將上治夫何言哉默然而斃嗟周孝懸千年寡二孰為之先曰清白吏以彼鬚眉照斯袿帨

硯銘有序

盧州許芳谷太守治越三年夜夢蘇文忠公晤論周旋旦起童子掇鋤叩垝得石乃硯也題曰天然而其陰有文忠小像宛然夢中鬚眉云

原夫東坡百世之士元度再來之人乘願現身秉道役器所以薪傳五戒石顯三生飛怪虹文奪奇風字通魂表相神明之交也知其象以徵廉亦比晉平之石見悟夫彼即是我祇為合浦之珠歸則有然者乎夫文通筆

夢寐覺不可得持孔章劍華化去竟非其有豈若明懷其實永挈為禎僧認李源灼因緣之可見奴依頡士欣與博而不遷者哉是故異而銘之銘曰

眉山之叟誓之來生爾覿鼎山之父識之前生我蹟龍山之靈界之是為三生之石開夢於先現身其兆蓋夫考諸而不謬質諸而無疑百世俟而不惑

五簋亭銘

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

有我輩聚會是飲食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言燕賓宜娛其意也謹叅往諜條為食律八篇裁詩三享廣易天數地數情文已極彼君子兮噬肯我適文以美名賞其真率一山一水清音下物德義之交文字之客主賓陶陶或飲一石

其二

生行樂耳匪師杜康胡謂珍錯羅列盈脡登山臨水曳杖褰裳興至則往忍驚十漿夫惟簡樸名美用臧樸則

豐潔簡乃精良以少為貴豈作於涼五簋十豆惟酒無量安燕不亂守之以莊永朝永夕葛天之鄉

倪文貞集卷十七